

九朝編年

冊二十七

皇朝編年卷第二十七

凡七年

壺山陳均編

徽宗皇帝

起甲申崇寧三年
止庚寅大觀四年

甲申崇寧三年春正月加邢恕官

國朝緣邊弓箭手乃守邊之籬落無事則耕及戰則為先鋒其馳馬器械皆自備故邊臣每務恤焉至是因使西行義糧之法恕為涇原經畧使加倍俵之人極為苦上一日諭宰執曰涇原弓箭手可恤聞恕虐之甚若蔡京心庇恕乃諭使者奏恕糴米賑之因遂加官

劉拯罷

拯為兵部尚書有詔兩制同定元符奸黨拯上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知指前人為黨為知後日不以今人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因其論之輕重以正典刑誰不心服乎蔡京不悅遂出知蘄州

鑄九鼎

時朝廷制禮作樂以文太平蜀人魏漢律年已九十餘獻樂議曰人君代天理物所稟必與衆異乃不同繁黍而用帝指三節為三分三三為九而黃鐘之律

經鉅堂重錄

成請先鑄九鼎并帝坐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調絃管為一代之樂上從之禮樂房叅詳陳瑒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咸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論多不合遂遷瑒為鴻臚少卿 冬十月帝鼎成 四年八月九鼎成立大角鼎星祠初漢律詎制鼎名以奠八方曰蒼曰彤曰晶曰寶曰魁曰阜曰壯曰風凡八而中曰帝為皆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

奉安翌日上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曰寶鼎者上方
焚香再拜而鼎忽漏其中水流溢于外蔡京私怪之
殊不樂于是劉炳曰鼎之水土皆取九州之地中獨
寶鼎取水土于雄州界非燕之正方也或者其為此
乎當時共以為神然其後終于北方致亂 京為定
鼎禮儀使上言曰自定鼎于幄殿至奉安 太廟未
幾有五色雲見祥應迭呈俱載在史館仍率百官表
賀從之

二月置漏澤園

中書省言元豐中詔以官地葬枯骨今欲推廣先志

經鉅堂重錄

故也

詔後殿許左右史分侍立

雨雹

三月置文繡院

招刺綉工三百人從殿中少監張康伯之請也尋賜
今名

築園土

尚書省言強盜配流者歲以千計至配所則聚為寇
掠中道亡命者復暴橫鄉里為良民害今欲倣周官
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

皇朝通志 卷三十一
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為久近之限充軍無過者
釋之

躋欽成皇后

于欽慈皇后之上

大內火

夏四月幸金明池

賜所乘馬

復鄯州

初王厚童貫統大兵出熙州篩金平于是溪賒羅撒
率衆六萬人迎官軍厚等諭以朝廷恩信招納之不

經鉏堂重錄

從遂次湟州與高永年分三路進師鼓行直前至宗
哥城下與賊戰破之溪賒羅撒單騎遁去偽公王等
以城降既而勝宗酋首率衆來降自安兒州以至鄯
州為茲公主及其酋首率回紇于闐諸族人開門出
降溪賒羅撒遁走青海鄯州乃平更名曰西平建為
隴右都護府後又復廓州 宰相等並進秩遂赦熙
河路

五月置開封牧尹

各一員少尹二員罷知府等官以土戶儀兵刑二為
六曹分司掌之

童貫加留後

初以貫為景福殿使尋遷定武留後內臣轉行留後始此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公廟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益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公廟于是尚書何執中請以安石配享孔廟從之

增置諸州學

詔諸路州軍未曾置學者並置學元年令頒蔡京

經鉅堂重錄

所定學法于州縣是年五月置提舉學事官每路一員又詔知通銜並增主管學事尋令州學兼養武士

置書畫算學

尋併醫學罷之後又置不書初興書畫學米芾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字文以獻繼上所藏法書名畫時禁中聚前代筆迹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蔡京跋尾芾因上其子女仁楚山清曉圖賜御書遂除外郎

重定黨人及上書邪等刻石

定元祐元符黨人宰執司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
以下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書而刻
之石詔置文德殿門蔡京自書為豐碑頌之天下餘
並出籍

秋七月復方田

蔡京言賦調之不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私田
相貿易富者貪于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于不
足薄移稅以速售神宗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謀究田
田利害蓋以土色肥磽別白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
為之籍而步畝丈尺無所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

經鉅堂重錄

無所遺其為法豈小補哉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
今公私以為利遭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編于天下
其文籍見在可舉而行今檢會熙寧方田敕推神考
法意州去重複取其應行者為崇寧方田格式乞頒
行從之

八月大雨

壞民廬舍

九月王厚童貫賜第京師

階州羌納土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番納土得邦藩疊三州許二

千五百里大小酋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略胡宗
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西上閤門使所奏
皆妄也

罷轉搬倉

戶部尚書曾孝廣言東南六路歲轉運六百萬石輸
京師往來真楚堰傍置轉搬倉又用運河糧船入汴
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改堰為堰自是東南金帛皆
至京師而六路上供米猶用轉搬之法非是欲乞依
已降祿粟綱朝旨直載至京毋容人侵盜詔從之
舊制發運司米六百萬石六路漕至真揚楚泗轉搬

經鉅堂重錄

倉而上却從通泰載益為諸路漕司經費而發運司
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每歲九月入奏年計已足始
次第起發乃一年之內也又有百餘萬緡在諸路作
糴本如浙路水旱淮南大熟即以浙路合糴之數于
淮南寄糴而淮南之錢却在浙路諸路通融皆倣此
故發運司常有六百餘萬石米百餘萬緡之蓄迨改
為直達發運使胡師文作義餘獻之除戶部侍郎而
轉搬一年之儲無有矣 大觀三年冬詔罷直達復
轉搬法 政和六年罷轉搬許第三等以下土人管
押不差倚前軍 宣和四年又詔復轉搬舟轉搬之

法壞廢為直達每歲運糧終足本年支用先是譚稹
出使上令其詢訪止言立倉本意一以備中都緩急
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資政裝運無虛日今泗真楚
三處倉不可復置請以淮浙學舍廨宇并泐流貢院
椿收俟豐歲立法轉搬從之乃詔以權貨務香藥計
一百萬緡付發運使呂滌和糴滌私謂人曰今欲復
之非千萬緡不可蓋真楚泗須先儲米二百萬石已
費六百萬緡而三州七倉及七百轉之船皆壞總未
能足用也

夏人寇邊

經鉅堂重錄

先犯鄜延又犯涇原至是又引大衆直犯鎮戎趨渭
州掠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州番落兵士翟勝持
檄抵鎮戎軍城下自稱訴告蔡京蔡卞擅權故京卞
必欲舉兵討之實因此檄也四年林據使遼陳夏國
之罪亦以此為詞

冬十月朔大雨雹

置崇銳崇威軍

詔于京東西河東北開封府界置馬步兵一百七指
揮凡五萬人馬名崇銳步名崇威
定廟制復翼祖宣祖

皇朝紀年 卷五
初詔有天下者祀七世古之道也去古既遠禮文殘缺鄭氏謂不祧之宗在七世之內王氏謂不祧之宗在七世之外惟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之意可令有司集議以聞于是用禮部尚書徐鐸議增立九廟議者或疑已祧不可復祧言唐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入宜存宣祖于當祧之際復翼祖于已祧之後禮無不稱遂如鐸議詔曰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自我作古垂之將來乃奉翼祖宣祖咸復本廟于是太廟十室

經鉅堂重錄

禮成

十一月辛太廟及辟雍

官論定之士十六人

更科舉法

罷發解省試除將來科場一次外即罷之取士並由學校升貢

丙申郊

大赦應貶謫人

十二月行察官課最賞

尚書省言監察御史宗聖罷糾劾開封府一百九事

除殿外並合為最特轉一官
諸路蝗災

〔乙酉〕崇寧四年春正月以童貫為熙河等路經略安撫
制置使

先是蔡京請以童貫為帥蔡卞沮止之京密請不已
內批降貫熙河帥兼節制秦鳳京又檢元豐李憲例
與樞密同呈卞于上前作色曰內臣為帥非盛世事
貫聞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難可融上曰可罷貫
秦鳳卞曰若此甚善卞退京與執政吳居厚張康國
鄧洵武群噪之卞乃求去命知河南府未幾除貫熙

經鉅堂重錄

河諸路統制

二月置三衛郎

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度幾先王宿
衛之義遂命置三衛郎中郎親衛郎中郎勳衛郎中
郎翊衛郎中郎親勳衛各二十翊衛倍之以勳戚及
近臣親兄弟子孫有官者試充置三衛郎一員中郎
二員博士三員主簿二員命精選博士以教習之定
為例

雨雹

閏月詔河陝諸路各立招納司

皇朝紀年 卷五
三月置青海為監

時馬政不修河東轉運使洪中學請于三路給地養馬于是令青海之側置監畜牧其後馬漸蕃息及童貫出師一舉而盡之

以趙挺之為右僕射

時蔡京為相懷奸植黨托繼述為名紛更祖宗法令人有獻言于上者則指為異論必加竄斥挺之為門下侍郎奏曰今內外皆大名之黨若以忠言告陛下者乃指為懷異議沮法度此大臣恐人議己之私欲以杜天下之言耳然則事有大者孰敢啟口以獻人

經鉏堂重錄

主則上下之情隔矣京又以私恩陰結衛士既增侍立食錢因禁中有盜環皇城置巡鋪卒日給錢一百五十挺之奏巡鋪卒祖宗以來月給錢五百今乃頓增四千五百比前幾加十倍又因小寵授降請上御樓受之此皆京一人私計也願陛下留心察之乃有是命

竄賈孝序

孝序察訪湖北蔡京畏孝序見上重言舒宣事乃密遣人勞孝序甚渥因召見私第且曰朝廷將以宗正反卿相處君矣孝序曰太常宗正唐以宰相兼之祖宗故事

鼓而不除久虛之選豈敢冒處京又與孝序語請議
國事京曰天下之財但如一州公使耳善用之者無
不足而常有餘孝序曰取諸色緡錢助一州公帑不
無率歛害政若天下之財貴于流通竭取生民膏血
以聚京師忍非太平法又論明堂辟雍等事孝序曰
相公命誦筵不得進讀漢史蓋欲舉明主于三代之
隆今乃循王莽已行之迹而欲蹈商周虛名可乎京
勃然曰我所行無一毫是乎自是始有擠孝序意遂
命孝序知慶州序入見白上曰臣與蔡京論事不合
今乃當此州事臣不知稅駕矣孝序至環慶京首行

經鉏堂重錄

豫糴法盡括民財以充數孝序疏其弊且曰既結又
侵民力殫矣民為邦本一有轉移誰與守邦京益怒
乃欲以危法中之遣御史宋世罷置司鄜州劾以私
事乃束其家奴聽勘無所得遂以違戾詔旨誣之竄
嶺表

西羌夏人寇邊

溪賒羅撒居臨哥城誘夏人入寇迫宣威城下塞隴
右都護高永年同知河州劉仲武為統制發五千人
禦之出西寧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永年
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番部孰

戶也遽執永年以叛為多羅巴所殺羌人遂乘勝犯
熙河城中弱卒止四千城主楊維忠以便宜發常平
錢募敢死士虜有善炮者所擊櫓樓摧折維忠以一
矢殪之賊大驚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殺其首而還
初王厚之功多出永年至是乃奏永年不乘約束專
任新羌既坐受縛又不能死乞寢贈典上以永年死
震怒親書仲武及五路帥臣十八人命侍御史侯蒙
往勘于秦州厚亦罷職聽命于秦起元祐黨籍人姚
雄權熙河蘭會路帥蒙至秦州上言曰漢武之殺王
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孟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歿

經鉅堂重錄

而蜀國輕虜既殺我一都護而將帥十八人由之以
死是虜得志也夫人自戕其肢體欲身之不病得乎
上即日赦仲武等詔蒙還朝厚亦上疏自劾願坐誅
赦竄諸將使立功自贖上三詔厚入朝未幾厚至即
召見厚謝罪請屬吏上慰諭之厚又辭所復官遂命
提舉醴泉觀

呂惠卿致仕

惠卿弟諒卿以元符末上書名在續添籍中惠卿上
表乞出諒卿籍而表有明昭先烈必歸美于秦陵潤
畧微文用保全于蔡邕之語坐比引失當罷職奉祠

尋令致仕

夏四月遼使來言夏國疆事

仍令蕭良以畫界為言

詔王定入遼議邊事

遼使蕭良先回上以夏人未靖乃遣王定入遼議前使所言畫界事若得夏人如舊納貢通好許遼人諭其定議

以趙挺之為左僕射

五月林摠使遼

蔡京欲開邊釁乃以龍圖閣直學士林摠報聘于遼

經鉅堂重錄

京密諭摠激怒之即入境盛氣而往及見虜主跪而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誨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窺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也虜主出不意無詞以答即遣之歸

六月陶節夫罷經略

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當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

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虜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俄京遂使節大節制五路節夫盡檄諸路兵將以城本路城寨人率不平會上意厭兵宣諭曰北戎遣使和解西邊用兵朝廷既許其叩關請命矣安用經略五路為乃罷節夫五路之命 上既許還西人侵地詔廢銀州為銀州城威德軍為石堡寨節夫奏言既城銀州又得石堡而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矣橫山之地十有七入興靈巢穴籬落淺露皆可以計取此豈可棄也又陳異日取興靈之策甚備章屢上知樞密院張康國

經鉅堂重錄

因力主節夫之奏為是趙挺之曰節夫狼戾無比專為蔡京用若使節夫在廊延必須百端沮抑西人無由叩關請命明年夏上移節夫管熙州尋仍命還任廊延

趙挺之罷

蔡京與挺之爭權挺之屢陳京奸惡力請補外遂與宮觀使

秋七月置三京國子監司業

以梁子美為戶部尚書

子美將漕河北傾計漕以市罷至用三百萬緡市北

皇朝紀年 卷五
珠以進北珠者皆自虜中采虜人始欲禁絕或曰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困矣因聽之虜酋後益驕遂從而慕尚至虐女真捕海東人責以求珠女真不勝其求遂叛而子美在部五年竟以戶部尚書召還 都察運使首以羨餘進者崇寧間自梁子美胡師文始監司郡守不待詔命首以土物進者政和間自盛章宋昇始

行御筆手詔

御筆手詔放上書見羈管編管人還鄉御筆手詔自此始

經鉅堂重錄

置四輔郡

蔡京謂地勢汴都無險阻恃兵為守請依漢三輔置京畿四郡以侍從官任之其意將以付其親密如宋喬年胡師文輩于是以穎昌輔為南郡以襄邑縣名輔州為東輔以鄭州為西輔以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人積貯糧草五百萬未幾名東輔為拱州自後罷復不錄

八月作大晟樂

初蔡京用魏漢律鑄鼎作樂漢律取尚書身為度之之義以上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上中指為黃鐘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九
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京為緣飾之劉焯請改
定二舞名仍分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
持盾取象治定功既成賜名大晟樂置府建官舊制
樂掌于奉常至是大晟府以大司樂及典樂為長貳
復置樂令協律郎禮樂分為二上問中書舍人張洎
曰新樂何如對曰大晟樂非特八音克諧畫善畫美
至于樂器莫不皆應古制竊聞初按時已有翔鶴之
瑞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亦何以異臣無知識但同
鳥獸踏舞而已 大觀初頒新樂于天下先是端州
忽上銅器如鼎驗其款識乃宋成公之時物而端州

經鉅堂重錄

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
初京令其子攸提舉大晟府而父子自為異論各引
曉音樂之士朝奉大夫任宗堯京客也進士田渭攸
客也並為典樂大晟樂舊用中正聲若每月初氣即
用中聲正氣即用正聲渭謂中聲非是當去中聲于
正聲分大少二音宗堯謂六律為大六呂為少渭又
謂非是蓋律呂各有大少攸主渭之說以奏于上重
和秋遂詔樂止用正聲已頒中聲樂並納禮制局改
正渭既無所傳授樂遂大壞始成試于政事堂執政
心知其非然不敢言既遂用之于明堂而其聲益散

皇朝紀年 卷五
矣 大觀四年給事中蔡巖言陛下以身為度因帝指之尺起鐘律之制奏郊廟八音克諧願頒指尺以同度量從之

置番學

於熙河蘭湟路

劉正夫使遼

林摠使遼而失虜情故虜使繼來至是遣禮部侍郎劉正夫酬對敏博與北人議皆如納上嘉之遂有大用之意

御筆更制軍政

經鉅堂重錄

熙豐時軍政俱三省主議請旨頒行間用手詔至是御筆付三省樞密院更制陝西河東軍政六事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始此 十月中書省言御筆手詔已刊石並用金填毋得摹勒自是而後御筆之行始多

九月大赦

詔謫嶺表遠戍者許近徙內地

自七月雨至冬十月

是歲西木場火

丙戌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

皇朝紀年 卷五
其長竟天

求直言

大赦天下

毀黨碑

劉達為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及悉罷蔡京所造乃詔中外直言闕政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見之厲声曰石可毀名不可滅

罷方田等法

除黨人一切之禁罷方田及諸州歲貢六尚物尋又

經鉅堂重錄

罷緣邊諸路科斂罷鑄當十錢省非衝要處新立市易務罷諸路提舉監香礬茶主事買木水利等司市易官罷提舉保甲文臣差武臣提舉仍兼提刑復左降人官諸徙者悉還之園土書畫算醫學三衛官以次並罷

二月蔡京罷以趙挺之為右僕射

挺之請歸青州私第詔許之已辨舟裝矣上忽召挺之入對謂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挺之因言京援引私人布滿朝廷又立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于京師公汴河雍丘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成

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路之便至神考即其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矣今置四輔不惟有建營壘之勞且不通水運何以給餉上曰行且罷矣又言今諸營之兵管軍人所請依糧年久例又更且戍四邊使冒鋒鏑而立法募四輔新軍減等人增利物添月給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所聚舊兵皆不可用矣又言神考建都省規模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安之國獻言以為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上皆以為是且曰天久旱今京去而雨可喜又

經筵堂重錄

曰京以將仕即便為郎官又令其子攸作親衛即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之未幾授京安遠節度擬之因再相或云始彗見上震動責已深察京之奸由是凡京所為者一切罷去京猶使其黨進言于上以為京改法度者皆稟上旨非私為之若學校大樂等數事皆是紹述神考美意今一切罷之恐非紹述之意于是上乃復學校教官及香鑿司官又復有用京之意矣

三月罷求言詔

詔朕以星變求直言朝政闕失今已消伏可罷收接

文字

親試舉人

賜蔡寔以下六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遠使又來

契丹又遣大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温舒來為夏人請地時邊報稱北虜點集甚急伊使至館人情洶々張康國吳居厚中書何執中等皆謂勢須與北虜交好趙挺之獨曰吾觀虜詞甚遜且遣二相臣為使乃所以尊中國况所求但云元符請和以後所侵西界也上曰先帝已畫疆界今不復設若自崇寧以來侵

經鉅堂重錄

地可與之

命蔡卞兼侍讀

詔以卞深得王安石淵源之學加醴泉觀使仍兼侍讀 紹聖以來竄徒善類皆卞密進劄請哲宗親批村外 元符中為左丞托紹述之說迷惑上心 卞卒于政和七年 高宗即位迫貶卞所贈太師及衛國公

夏五月行紀元麻

立監司互蔡法

六月詹王遠罷

時為右正言上疏乞謹天戒上曰龍驤豈能當天變
丕遠不諭上曰廐馬也一夕無病而死或者乃謂星
孛之致應天止如是即丕遠曰此語欺甚陛下何從
得之上曰得之蔡京丕遠曰大臣宜省愆引惡京非
昌言上曰非欺則佞丕遠乞罷營造工浮費上曰趙
挺之屢有此言營造已罷他費當一遵祖宗規模京
于財用未嘗以不足告朕惟引周官惟王不會之說
何意丕遠曰不過欲悅陛下耳上曰悅之不以道不
悅也未幾又論安之固不當獻言移尚書有又言蔡
京欲作第上曰寧有此耶然鄭久中朱諤二人嘗請

經鉅堂重錄

留京賜第久中且云彗特札荒耳而以罷京不早還
相天將動威當復有大雷電之怒此語殆脇朕冀其
請之必從朕答以天變未久遠復相京天下謂何賜
第當議上又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謂法度不
可變劉達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者
數夕丕遠曰京之悞國陛下所知也達不知何故不
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達首
陳言有何不可用丕遠曰必有煤孽達者達用在陛
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尋詔丕遠迂疎可知興化
軍

皇朝紀年 卷三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夏人納款

李乾順奉表謝罪辭甚恭順答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捐宗寧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為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于夏人以此為恩若不言及即疑中國不信趙挺之曰陛下之言人民咸悅大哉王言今真似之矣乃詔夏國具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人言地界先定載于前書未肯進誓表

八月竄馮解

經鉅室重錄

解為太常少卿言湟州西寧本不毛小聚陛下空數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何嘗得一金一縷一米入內府一馬備行陣而費已億萬莫知措計願採前代羈縻之義以恩結其酋領以衛內地詔謫道州安置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

群臣表賀

劉達罷

初上懼星變委政于趙挺之投之多智而達甚專事或不出于上挺之慮有後患每陰啟其端而使達終

皇朝通志 卷之五
行之達欲取以為功亦不悟挺之之計故直前不避
上稍覺其擅事皇既沒上意少間亦悔更張之暴外
未有知者學士鄭居中往來責妃父鄭紳家多聞禁
中事故先知之因乘間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
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
致譴怒挺之所更張不當上大以為然居中退語禮
部侍郎劉正夫未幾正夫請對如居中言上遂疎挺
之達而復向京時京雖罷相退居私第然政令大綱
皆得聞之于是御史余深石公弼等劾奏達懷奸徇
私愚視相臣乘間祇隙取崇寧以來良法美意而盡

經鉅堂重錄

罷之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達取為元祐學術者
陛下斥朋黨以示好惡而達進用黨人之子孫陛下
罪誣詆以尊宗廟而達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紹述
以昭先烈而達用更改熙豐法今者惟欲權出于已
引用群小如毛滂翟汝文之徒朝夕造請豈可尚執
政柄遂罷達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大赦

以蔡京為左僕射

二月頒州縣學升舍法

御筆以學校三舍升貢次第著為令諸生自縣教養

升之州學州學教養分為三舍自外舍升為內舍自
內舍升為上舍貢養之辟雍自辟雍登太學俟殿試
命以官 宣和四年立小學三舍法 宣和五年詔
太學以三舍考選開封府及諸路以科舉取士罷宗
學辟雍官并諸路提舉學事官尋又罷見任官帶管
勾學事

三月趙挺之罷

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月卒 始京既罷上
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夷狄生隙端豐一開兵連
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語

經鉅堂重錄

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也執政皆蔡京黨但含笑而
已

立八行舉士科
定格式行之

夏五月張懷素伏誅

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游公卿門元祐中見朝
散郎吳儲因道儲之福似姚興當為閔中主崇寧中
到京又于承議吳侔處妄言星變至是有范廖者知
其謀將入京上變而侔不能丹陽進士湯東野資遣
之廖告懷素謀反命中丞余深開封尹林摠及內侍

皇朝通志 卷之...
等同鞠治而蔡京與懷素游甚密深摠皆為京地深
悉毀京簡札仍奏乞盡焚往來書疏以安反側蓋以
滅迹也獄具懷素坐與儲侔結達謀反皆伏誅而賞
廖以主簿官

四月改行錢引法

自取湟廓西寧通行交子以助兵費由是比天聖逾
二十倍至換界年分新交子一千乃當舊四千因更
張之

六月建僖祖殿于景靈宮

上僖祖徽號

經鉅堂重錄

京師大水

秋七月伊洛溢

九月竄章紆

蔡京再相思有以中傷劉達而言官與京為地因論
其妻兄章紆姦濫敗官倚達勢益鑄往來貿易而以
官舟挾帶娼婦托言中書侍郎家屬官司不取誰何
咸謂禁令方今威嚴而紆輒敢冒法無忌者達庇之
也又言章氏公然聚工鑄錢無慮萬緡以三四坐船
潛載入京達既出知亳州京從中下其章時紆方乘
舟抵水門掩捕搜索與達往來尺牘執赴平江制獄

遣開封尹呂孝壽監察御史張茂直同勘逮係數百人皆拷掠至手足指脫落者不可勝計死則投之墻外其面目姓名偶同者入獄則死生莫保株連稽延京以孝壽等勘鞠滅裂未究事寔別遣吏鍛鍊而御史沈疇曾論盜鑄意疇欲自實其言必成其獄乃奏再遣疇疇被命不五日遷左正言疇乞乘舟往來夜過堰閘並許過放乃差監察御史蕭服同往令孝壽茂直赴關疇行未決日又遷侍御史京將誘之以利為己用也疇疾馳至姑蘇值春疫命洒掃獄具迄平反以聞京大怒更用知蘇州孫傑鞠勘獄具緹竄

經鉅堂重錄

海州

論上書觀望罪竄李景直等

中書省言崇寧五年上書觀望五百餘人禁中悉以焚毀內二十人情重今擇其尤重者李景直曾紘黃宰方軫四人詔景直除名編管新州餘三人竄斥有差

程頤卒

頤崇寧中遷居龍門之南訓四方之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耳不必及吾門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頤曰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耳其後寢疾

始以授尹惇張繹頤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
無有能形容其德蓋者然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
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
于此文可也頤兄顥嘗言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
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成就則予不得遜焉其後
朱熹論之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州氣質高
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史臣謂學者
出其門最多濶源有漸皆為名士劉絢李龠張繹蘇
昞呂大鈞皆班、可書而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
在其門號四先生

經鉅堂重錄

辛亥大饗明堂奉神宗配

冬十月蘇州地震

大雨雹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

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居中責報京荐之拜同
知樞密鄭貴妃以親嫌辭改太一宮使于是居中疑
京援已不力頗懷怨望遂陰與知樞密院事張康國
合二人伺京甚急上宴入其言京方以祥瑞事媚上
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龜兩首以為瑞京信之曰此
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伯者也居中曰首豈容有

皇朝通志 卷之三
兩人方以為異而京獨瑞之意甚難測上乃出龜棄
金明池以居中為愛已自韓彥忠罷相降手詔自今
再任外戚為三省執政至是康國言稱執政官者專
指三省而樞密無與居中遂申前命鄭貴妃亦不復
辭矣

竄方軫

太庙齋即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睥睨社稷內懷
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
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
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寔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

經鉅堂重錄

歸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尚書省元豐所
造京忌禁地不利宰相盡令毀之以是謂紹述可乎
又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遣門人為四總管及以米
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
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後間竊起呼吸群應不知宗
庙何所依倚乎京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益法朝
行夕改容鈔遂為故紙赴水自縊不知幾千萬人自
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
為邪符黔配徧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
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以花石禽鳥為獻則曰臣攸

上進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也臣與京皆壺山人讖云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臣是以知京必反也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之重乎詔宣示京京言人臣無將則必誅若言不實有反生之法在望付有司于是詔御史鞠治竄軫嶺南

禁用翡翠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置黔南路

廣西經略五祖道說誘王古江三州酋首楊晟免等

經鉅堂重錄

納土遂城之為平允從三州又措置南海諸寨城之為鎮州蔡京言祖道所奏牒柯夜即納土周二千餘里人有文地蘭那安外習等七州亦納土七千餘里計三十縣八十鎮洞戶四萬一千率百官賀曲赦廣西蔡言以下進官有差于是祖道又奏收南丹州遂以丹州為觀州又建庭字二州拓地數千里塞外諸蠻悉已納土時雖建城寨而其地荒瘠用兵守戍歲有死亡無賦入皆輦內地金帛輸之二年併黔南路入廣西仍治廣西開邊拓地妄誕之罪追貶任事各官

開渠河

令入蔡河

黃河清

明年詔曰國家承平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應而乾
寧渾河清逾八百里上天眷佑敢不祇承其付史館
書之

置東南帥府望郡

以揚江寧杭越洪荆南潭福及廣桂為帥府真鎮江
潤明虔靖邵永封邕為望郡帥府仍兼總管用侍從
官望郡以郎官以上為之既又詔于見兵額外帥府

經鉏堂重錄

別屯二千望郡一千

走馬承受許風聞奏事

廬州雨豈

戊子大觀二年春正月朔受入寶

古制六璽唐始名寶紹聖未得奏傳國璽崇寧中又
得小玉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皆魚鳥篆
也至是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通天
子之寶天子信寶皇帝行寶為八寶置符寶即隸門
下省受命鎮國二寶非常之器臨幸則從六寶朝會
則陳之

皇朝紀年
卷五
三
大赦

蔡京表賀符瑞

京言天下郡國所上符瑞年來不止二三事甚為舜
忤敢率百官進賀上許之

蔡京加秩太師

加童貫節度仍宣撫

武康節度提舉龍德宮熙河蘭會秦鳳路宣撫使內
臣兼節始此 其後楊戩藍從熙等每出兼節度皆
踵此例也

河東北盜蜂起

經鉅堂重錄

殺巡檢馬珪傷官兵甚多

二月置諸州曹掾

建歲獻閣

藏哲宗御集

三月遣內侍譚植使舒江滁揚等州

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

宣撫使童貫駐河州遣統制官辛叔獻領大兵自岷
州入賊驚遠遁遂復洮州又遣番兵將劉法楊德領
兵掩捕賊征撲奇由廓州分兩路進至溪奇城賊征

撲奇不敢迎敵而降奏至百官表賀進執政官一等
以玉帶賜京京請佩金魚後遂為故事 尋升涅州
為嚮應軍西寧州為賓德軍鄯州為防禦州洮州為
團練州

加童貫檢校司空

鎮奉寧貫由此恃功稍專軍政選置將吏皆取中旨
不復聞朝廷矣

六月瀘南夷納土

詔以其地為珍州

增文資六階

經鉅堂重錄

改寄祿官有左右者光祿大夫易右銀青宣奉天易
左朝請正奉易右光祿通奉易右正議中奉易右中
散奉直大夫易右

秋八月置保州毅宗院
以處翼祖後宗室也

九月安化諸夷納土

黔西安化上三州及南思州諸峒并湖北辰靖州諸
蠻及涪州夔州南平軍夷人納土幅幘二萬九千餘
里蔡京表賀

旌節婦

任氏為昌州盧氏婦夫死十年夫之別居親兄強通
之任不能制遂自刎死獄上封旌德縣君

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以石公弼為御史中丞

公弼自左史遷蔡京曰國朝未有以左史除中丞者
上曰公弼嘗為御史矣蓋是時有旨斥賣元豐庫物
帛有司以朽壞賤估許百官分賣公弼得分券論罷
之宰相已取萬疋即日繳納故京于公弼除命非所
欲也先是吳執中為御史中丞薦兩浙漕屬毛注
堪任臺蔡詔令召見未及對而執中罷注乞免對上

經鉅堂重錄

弗可及注上殿論抑奔競勵名節去奸邪納規諫數
事上大喜曰方今士大夫鮮廉寡恥卿知分義故有
此名即日除主客郎中

十一月葬靖和皇后

祔永裕陵

己丑大觀三年春三月親試舉人

賜賈安宅等七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上製七言八
句詩賜安宅等 先是小璫染師成慧黠稍知書得
為睿思殿文字外庫專主傳上旨于外至是亦竄名
進士籍中在第一甲第十一 中書侍郎林摠唱進

皇朝紀年
士第有姓甄而呼堅名盜而呼烘于是言者論其不
學傳笑中外

夏五月制違御筆法

詔中外官司輒敢申明衝改御筆處分者以大不恭
論 政和三年詔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違限一時
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論 舊制凡
詔令皆中書門下詔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
內降手詔作御筆手詔違御筆以違制坐之群下莫
敢言也

竄孟翊

經鉅堂重錄

翊為學官有古學而精于易蔡京重之翊嘗為京言
本朝火德應上徵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
變庶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矣不可忽京聞之不
樂且戒以勿狂未幾上視朔文德殿百官班欲退翊
忽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解釋如平日所言以獻上
不悅詔竄翊遠州

六月蔡京罷

京專國日久石公弼等交論其奸上亦厭京遂罷為
太一宮使初上為端王時有郭天信者隸太史局元
符未嘗以事出入禁中上退朝天信必遮白曰王當

有天下蓋數：言之上即位恩澤皆俾視隨龍人等親近天信氣直敢言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上為之恐屢白不已至三四上始疑京故罷于是殿中侍御史毛注論京毀文昌舊省建臨平新塔交植黨羽陰結奸謀兼劫葉夢得為京腹心遂因是罷京以何執中為左僕射

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言陛下即位以來朝臣之中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私贓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執中何如者耶是猶以蚊負山之

經鉅堂重錄

也初徐贖與執中俱為諸王記室贖持正尤見禮重然不見大用且嘗入元祐黨籍至是終復集賢殿修撰召對上問勞甚渥曰知久居于外下民疾苦當盡言之贖曰事固未易勝惟茶鹽法為最甚茶法取息太重故私販者十百為群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為盜未易支吾舊法官權鹽利州縣常有三年之積客人沿邊入中糧草鈔法既行今許通商州縣無積鈔法大壞有悞邊計又綱運搬米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搬鹽則米綱亦壞上曰為國用不足故行此法勸白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

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諫而方行之上曰卿言是也尋以顯謨閣學士留守南京

秋江淮大旱

自六月不雨至十一月

冬十月大雨震電

甘露降尚書省

上作詩賜執中以下

蔡京致仕

提舉編修哲宗實錄大朝會仍立宰相班初石公弼為中丞時論京奸狀侍御史毛注初時亦言京輔政

經鉅堂重錄

已久罪惡非一孟蚩妖姦而京受其書張懷素逆惡而京與之游林樾友扈之黨而置之政府米喬年姦雄之親而置之尹京其門人傳播謂陛下恩禮優加即又互相陰毒慘烈睚眦必報士大夫重足側立莫敢正視京既罷相且已致仕矣未幾京復被張公正劾留居賜第不自循察增飾台園外示閑暇群臣多出其門謨謀俱知仍牽制已降前後章暴京之罪俾速去國而給事中何昌言又奏大臣被罪須有章疏合過門下省閱報四方按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濫賜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示私恩謂財羨皆誕謾務

興工為騷擾古人有一于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
自京再罷相士民以為京去可必既而又以哲廟實
錄未竟而留今既成書去志杳然若非天變屢見有
以警陛下人力其如之何上始下公弼前所上章降
京太子少保致仕居丁外而中丞吳執中乃上疏謂
進退大臣當以禮貌于是為京降詔略曰尚憲仇怨
招擴舊事下石傾排彈劾不已故京得不重貶而且
知京將復用矣時四方承平帑庾充盈京倡為豐亨
豫大之說視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竭矣 京于明
年四月進哲宗實錄

經鉅堂重錄

庚寅大觀四年春二月禁燃頂煉臂自毀者

刺血斷指之類

貶黎道元

以其妖言妄欲開汴河也

命蔡攸為直學士

攸曰侍上側媚諛諛諧無所不至上甚喜之未幾遂
有是命

罷方田法

以呂由諷屢言民病也

親試舉人

賜許通士以下三百八十餘人及第

三月擢方岳為戶部郎中

時為賓州司戶押糧至京師比他幫早一月餘故擢以獎之

命國子監舉司業

解錢錢工部侍郎

以監修景靈宮浮費多故也

大水

汴河溢塞之少止

詔遣官賑卹水災地方

經鉅堂重錄

夏四月大電

命百官修省

張高英入對

高英知英州過闕入對上問向來黨籍之由對曰臣嘗作嘉禾頌大臣以此相媒孽若非陛下洞究本末臣何由出黨籍上因語及蔡京亂紀綱事高英曰蔡京自來專權任意不知都省批狀便是條貫入狀請寶便是聖旨若前後失序安得不亂上曰京多引用親黨高英曰京舊居兩浙既貴浙人之高皆巧宦者芑苴結托今皆為其腹心耳日上又曰近來風俗甚

不美對曰此正今日大患也上曰已逐三十一人矣
對曰餘黨尚多上曰百姓聞卿來皆鼓舞欣忭對曰
何干臣事是日上與語幾逾四時遂留商英為中太
一宮使

竄陳瓘陳正彙

初瓘之子正彙聞承議郎蔡寔盛稱太師蔡京福厚
陰有動搖中宮之迹急詣杭州告京有反狀如杭州
蔡寔執正彙送京師上命中丞吳執中鞠之瓘自明
州逮入開封制獄權尹李孝壽使吏脇瓘承供教正
彙妄訴瓘語吏曰正彙安能知之願得筆札悉以聞

經鉅堂重錄

吏不敢與尋瓘安置通州正彙流沙門島

夏五月停給僧牒

毛注言天下僧尼幾增十倍祠部歲給度牒錢三萬
乞權停三年從之

立詞學兼茂科

改宏詞科為之明年三月譚世勛以中式除館職後
遂詔附省試

有星孛于奎婁犯帝座者再

有星孛于中宮長數丈始出王良造父間遂歷閣道
逆行入紫宮幾遍埽垣內外座已退俄有進埽紫微

垣左側閣道鋒芒一文七尺有餘邪氣橫亘如拖練
其外小星閃動不定且皆青黯無光越三夕又漸埽
入天廡天庫之中其頭似啣天厨之下其尾介子三
台文曲之間夜半月色慘曠四圍白光旋繞見者悚
惕司天正范承字奏曰字星久見不退主有奸人蔽
主宮闈失節陛下宜戒天象急自修省屏斥左右佞
人肅清宦寺整飭朝綱任用忠良其有違戾祖宗法
度者即行罷改庶可以消弭天變語多忤執政遂罷
斥

六月大雹

經鉅堂重錄

是時黨禍又作陰邪之氣所感也

貶陳彙正再徙潮州

詔凡學宮倒元祐碑

元祐黨碑已經斥毀今因天變不已故再申是詔于
天下學宮

設國子監助教二員

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設立花石綱

時修建內苑極盡工巧勞費幾百萬因建鼇山徧求
奇石四方貢進名曰花石綱差官四出督民採鑿以

皇朝通志 卷五
至墳墓之上盡皆發掘石巨者高廣數丈載以巨艦
挽以千夫浚河斷橋毀堰圻間必數月方至京師一
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天下自此疲極盜賊萬
起矣

以朱劬為右僕射

九月丙寅朔御太極殿

罷割增寺觀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能詞章天下稱之

十一月丁卯郊

經鉅堂重錄

置編政典局

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其目曰原廟
新有差除三舍導洛斷例回河保甲將兵免後青苗
吏祿守具禮樂營造茶馬大畧如此詔就尚書省置
局差編修檢閱官商莫蓋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刻
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點其妄時商英
稍事更變省六路上供錢又罷東北鹽復行解鹽又
罷內庫出剩鈔鹽歸之有司亦不以少廢而報私怨
且裁抑僥倖然性頗疎凡所欲為必先誦言于廣坐
人皆得預為計而左僕射何執中陰惡之又鄭居中

皇朝編年 卷二十七
雖以外戚嫌罷樞密而植黨窺伺商英忌之居中乃
與蔡巖劉嗣明之徒共陷商英又內侍楊戩提舉後
苑興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執不可詔曰祖宗法內
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大有勲勞則別立宣招等
使以罷之未聞除節鉞也戩甚恨之 商英既置政
典局久之又降旨使通州安置人陳瓘上所著尊堯
集于是瓘具奏且申政典局請于御前開拆或謂瓘
當貽商英書瓘曰商英為相有所施行不於一省公
論乃建局置官若自私者正恐尊堯集至而彼已動
搖急遠其迹猶恐不免可以書乎時中丞張克公等

經鉏堂重錄

俱附蔡京亦揣上意向京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
妄立典局明年三月遂特詔神宗德業具在信史其
政典毋庸作因遂罷局

皇朝經世文編

卷之三

經鉏堂重錄



